

定生論學集

——詩經與孔學研究——

何定生 著

何定生著

定生論學集

——詩經與孔學研究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



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〇〇號

著者：何 定 生

印行者：幼 獅 文 化 事 業 公 司

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

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

郵政劃撥二七三七號

印刷者：坤 記 印 刷 有 限 公 司

臺北市雅江街七十九巷十一號

電話：三三一〇六一五

每冊定價：七〇元

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出版

題記

何定生教授論詩經與孔傳、孔學，文凡四篇，其中唯孔學與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兩首、曾經分別在孔孟學報與臺大文史哲學報發表，餘則爲講章草稿。定生沒後，始由其弟子曾志雄、何寄澎兩君爲之理董就緒以眎余，余爲題曰『定生論學集』，距定生之殂謝已八年矣！余與定生爲中山大學同學。定生特英敏，爲傳（孟真）、顧（頤剛）兩師所賞拔。平生精力所詣，蓋在先秦舊學，而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一文，則又其獨往獨來、自成一家之作。案論語子罕：『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』；墨子公孟：『誦詩三百、弦詩三百、歌詩三百、舞詩三百』；孔子世家：『三百五篇，孔子皆絃歌之』，詩經與樂歌關係，古人言之矣。然二千年來學者，徒知其然，而不能道其詳。至于定生、然後能辨識『正歌』與『無算樂』，徵之詩本經與儀禮、禮記、以暨左傳、國語等，本本原原，如合符節，而使吾人讀其文者，一旦之間，昭若發矇；其餘諸篇，亦往往鞭辟入裏，時見精義。卓矣。

陳 槃

六七年七月三十日，
時客南港舊莊山園。

目錄

題記

讀詩綱領

一	詩三百原不稱經	三
二	三百篇集成於孔子之前	四
三	三百篇都是周代作品	四
四	三百篇的世次	五
五	三百篇的傳授	六
六	詩序及作者說	七
七	三百篇的分類說	八
八	六義和詩樂的混一分類	八

九	今毛詩本子的內容	九
十	詩學的演變和著作	一〇
詩經與樂歌的原始關係		

一	導言——若干重要資料的檢討	一七
二	從詩經本身看樂歌關係	二三
三	儀禮所載詩經的樂歌關係	四二
(一)	大射儀	四三
(二)	鄉射禮	五三
(三)	燕禮	六〇
(四)	鄉飲酒禮	六六
四	正歌的樂次問題	七一
五	無算樂論	七六
六	左傳國語所載詩樂關係	八五
(一)	享宴與饗燕的關係	八五

(二) 春秋時代禮樂失所現象	八七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七 結語	九〇
------	----

八 後記	九一
------	----

孔子的傳記問題與六經

一 資料問題	九七
--------	----

(一) 論語	九七
--------	----

(二) 左傳	九九
--------	----

(三) 國語	一〇〇
--------	-----

二 論語中有關孔子傳記素材及考證	一〇一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一) 孔子在齊時期(三五——四二歲)	一〇二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二) 孔子在魯及見用(四三——五五歲)	一〇七
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三) 孔子去魯上——第一次適衛及厄於陳蔡(五六——六三歲)	一一六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四) 孔子去魯下——第二次適衛(六三——六八歲)	一二三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五) 歸魯(六八——七三歲)	一二四
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六) 結語	一三一
--------	-----

三 左傳中有關孔子的傳記資料	一三三
----------------	-----

(一)	孔子先世·····	一三二
(二)	孔子的父親鄒叔紇·····	一三四
(三)	孔子的生辰·····	一三五
(四)	孔子初仕·····	一三五
(五)	魯司寇時期·····	一三七
(六)	夾谷之會·····	一三七
(七)	孔子與墮三都·····	一三九
(八)	孔子去魯·····	一四〇
(九)	孔子歸魯·····	一四一
(十)	結語·····	一四四
四	國語中有關孔子言行·····	一四五
(一)	關於正考父·····	一四五
(二)	關於孔子的言論·····	一四六
(三)	結語·····	一四八
五	史記孔子世家中的孔子·····	一四九
(一)	孔子血統中的重要成分被抹去·····	一四九
(二)	世家淆亂了孔子出處與事業得失·····	一五〇

孔子言學篇

(三) 世家捏造孔子刪定詩書禮樂及贊易	一五一
(四) 給孔子塗上一層怪誕的色彩	一五二
(五) 結語	一五二
六 春秋、易、及其他	一五二
(一) 孔子作春秋問題	一五二
(二) 孔子贊易問題	一五四
(三) 禮的問題	一五四
七 結論	一五五

一 詩	一六四
二 書	一七八
三 禮	一八五
四 樂	一八九

後記

讀

詩

綱

領

一 詩三百原不稱經

「經」之名乃漢人所加。「詩」的本原，不過表示一種文體——有韻之文——和「書」之表示其爲散文文體一樣，所以「詩書」連文，便可包括古代文籍的全部；我們也可以說，「詩」只是一個文籍的類名。

至於「經」字，在戰國時也不過是一種著作的名稱，起初是對待的。例如，墨子書中有「經」，那是對「說」說的；韓非子中的內儲說、外儲說有「經」，那是對「傳」說的（儒者之書有「經傳」，與此當不無關係）；但也可以單用，例如荀子解蔽篇中所引述的「道經」，勸學篇中的「誦經」。這些「經」都無尊崇之意，也和儒者載籍無特殊關係（荀子勸學篇以「誦經」與「讀禮」對舉，可見「誦經」實相當於孔門的「學文」，與漢人之專稱「六藝」不同）。故三百篇稱「經」，是不會始於戰國的（莊子天運篇用孔子的口氣說：「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，自以爲久矣。」這話顯然是漢人所僞託。孔子連「詩書禮樂」，都沒有連在一起說過，更不消說連上「易春秋」。論語有過一次弟子的記載是：「子所雅言，詩書執禮」。但「執禮」是指「行」，也無「樂」字。又，「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」，也不像春秋時的語法，相反的，倒充分表露硬把漢人的「六藝」改成「六經」的作僞心理，故這句話決不是孔子說的！同時，也可以反證天運篇之決非莊子原作。至於天道篇的「十二經」，照陸德明的註釋，是六經「加六緯」。倘若如此，「緯」學乃哀平之際的東西，都是漢代才有的玩藝，更不是秦以前所能產生的了。又孝經的「經」，即使見於呂覽，亦恐怕只能說是一個普通名詞，也和

漢人六經思想的「經」無關）。

二 三百篇集成於孔子之前

三百篇乃西周禮樂制度的產物，原為周樂的樂章，其著作非出一人之手，其集成亦非一時之功。大概周頌和大雅一部分是創制時所作，後來續有加入，又有了「小雅」和「國風」，而「小雅」和「國風」中有許多是採自民間歌謠，到孔子的時候已經有三百篇。孟子離婁篇所謂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」，似乎就是指這一點說的，所以司馬遷所謂孔子「刪詩」的話，當然不是事實，又詩的作者，大概是具名的。只有大雅的崧高和烝民兩篇，曾有「吉甫作誦」的句子，當然可說是「吉甫」所作。小雅巷伯篇又有「寺人孟子，作為此詩。」的話；又節南山篇也云：「家父作誦，以究王讎。」這都是作者的直接史料。又左傳僖二十四年，富辰謂召穆思周德之不類，作常棣之詩（小雅），周語則稱常棣為「周文公之詩」。又尚書金縢篇謂周公作詩給成王「名之曰鴟鵂」（見今鹵風），孟子對此却又作疑辭。又周語之稱時邁篇為「周文公之頌」。上面這些間接史料便顯然有問題了。所以綜合起來，詩經的作者，可知者最多不過六篇，佔全詩的比例實在太小了。

三 三百篇都是周代作品

鄭氏詩譜序云：「邇及商王，不風不雅。」意謂三百篇中還有商代的「頌」。實則「商頌」並非商詩而為宋詩。宋是微子的封國，是周初所封來奉祀殷的祖先的，今五篇「商頌」都是宋襄公時的作

品，所以都算不得是商詩（王靜安和傅孟真師皆有詳細考證，見「說商頌」和「周頌商頌述」）。故三百篇不特純爲周代之詩，且古史上自上世至秦，二千年間，惟獨周代有詩，所以周朝實在可稱爲中華古史的「詩世代」。

四 三百篇的世代

談到「詩世代」，自然要談到「詩」的年代問題。詩譜以「商頌」的「那」之篇爲商初作品，照年代估計，便該在前一七五三——一七二一（即民國前三七一六——三六八四年）間。現在既證明「商頌」並非商詩，則這個世代的總年數，最少要縮短六百年。又詩譜以爲周詩應從二南算起，並認二南和小雅的鹿鳴等八篇、大雅的棫樸等三篇、都是文王時詩，則「詩世代」應該於前一五四——一二二（即民前三一一七——三〇八五年）間算起，那麼，從此時至「詩亡」，約可當周定王——即前六〇六——五八六（孔子生前四十九至二十九年）間，則整個「詩世代」的年數約爲五百三十年。但鄭氏這個總世次是不是可靠呢？當然不！因爲詩世次的根據，除詩文明言或史蹟的直接證據外，大都是靠詩序和其他間接材料來估定，這當然常是有問題的。所以朱子就認爲三百篇幾乎有一半左右是「不詳其世」的，既不詳其世，那時間的伸縮性就大了。因爲過去認爲西周的作品，可能一變而爲出於東周。不過這種考證工作，宋人不若清人做得好，清人又不如民國以來的學者做得好。概括言之，則毛鄭、朱子等的傳統看法（包括清人），仍認爲「風、雅」是始於殷周之際的（即文王時代）。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，這個估計確是太早了。而「風、雅」也不應早於「頌」。照傅孟真師的推究，以爲最

早的周頌應始於成、康時代，而「頌」的末期，才是「雅」的開始，「風」更在其後了，這是個較合於客觀事實的看法。無論如何，「詩世代」的總年數大約可爲五百年、而其最早詩篇，不應早於成、康時代。至於三百篇最後之詩，毛、鄭以爲即株林之篇，並舉宣九年左傳陳靈公通于夏姬的故事以實之，崔述亦以爲然，真如此說，則三百篇剛好止于春秋中葉，在孔子生前半個世紀間。

五 三百篇的傳授

因「秦火」這個不能定讞的公案，使三百篇在漢初有了傳授上家派的不同。魯人申公，獨以詩訓故教，無傳，疑者則闕。武帝召見，已十餘歲。歿後，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，是爲魯詩派。齊人轅固，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。後免歸。武帝卽位。又徵之，年九十餘，以老罷歸。弟子多貴顯，是爲齊詩派。燕人韓嬰，孝文時爲博士，景帝時至常山太傅。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，是爲韓詩派。三家詩皆立學官。又有毛公者，趙人，云其學出自子夏。作詩故訓傳，爲河間獻王博士，以不在漢廷，故不得立學官，平帝時始立。是爲毛詩派。（漢書儒林傳只言趙人毛公，未言名甚；後漢書儒林傳始言毛萇。儒林傳僅有一毛公，徐整毛詩譜暢始言大毛公，小毛公。陸璣詩疏始謂大毛公爲毛亨，小毛公爲毛萇）。魯、齊、韓三家詩並行於漢代，至鄧玄爲毛傳作箋，而毛詩始盛行，以至於今。要之，齊、魯、韓三家行於西漢，毛詩至東漢始盛。今三家皆亡，僅存韓詩外傳。至於輯佚之作，則有王應麟詩考，及陳喬樞三家詩遺說考。

六 詩序及作者說

原始的三百篇是否有序，以今日的眼光看來，恐怕成爲問題。魯、齊、韓三家不可知，但毛詩則不但有序，而且也是三百篇的指導原則。而唐宋以來學者，又有大序、小序之爭。有人以「關雎」篇的序爲大序，其餘各篇之序爲小序。有人以三百五篇各篇之首句爲大序，以下爲小序。有人又持相反的見解，說首句是小序，下文爲大序。亦有人說關雎之序爲總序，無所謂大小。

又序的作者，唐人沈重以爲大序是子夏作，小序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宋程頤謂關雎序（大序）爲孔子作，其餘各篇序（小序）首句爲國史所題，下文爲說詩家之辭。鄭樵謂各篇大序爲太史所題，下文則衛宏所爲。程大昌謂小序起二句爲古序，作非一人，亦非一時，下文大序則爲衛宏所作。蘇轍以爲起二句是子夏所作，餘皆漢儒附託。梁昭明太子、唐孔穎達皆以序爲子夏一人作。范蔚宗以爲序皆衛宏一人所作。范處義又以爲序全是國史所記。王安石則謂序全是詩人自製。

序說既如此紛紜，故朱子作詩經集傳時乾脆把序取消。但事實上，朱子仍然是受毛序很大影響的。因爲言詩不能不有解釋，解釋就不能不注意到背景或史實，於是毛序又不能完全廢棄，所以朱子常有暗用序處；而馬端臨所以主張序必不可廢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至於我們今日研究詩經，有些詩篇可以單從詩文本身去體會詩人的意境，有的確也無法着手。所以毛序不可盡信，也不盡不可信。毛序可廢，但釋詩却也不能不有序。序云者，實在即讀詩者對詩人本意的認識罷了。孟子所謂「以意逆志」是也。詩人作詩必有寓意，有意，便是序了。總之，只要讀詩，便有詩說；有詩說，無形中便

成詩序，故作詩可以不必有序，但讀詩却不能不有序。這樣看來，所謂詩序者，也可以說，都是讀詩者的詩說吧！

七 三百篇的分類說

關雎序云：「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謂之風；言天下之事，形四方之風，謂之雅。雅者正也，言王政所由廢興也，政有大小，故有小雅焉，有大雅焉。頌者，美盛德之形容，以其成功，告於神明者也。謂之四始，詩之至也。」這是毛詩的分類。照這個分類，有兩點值得注意：（一）「雅頌」在孔門是樂類的名稱，却不關詩。（二）孔門不言「風」，孔子僅言二南。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，請觀於周樂，也是有二南、雅、頌而無風。可見春秋時的周樂，是以二南和列國（即以國名為類名）分類的。但毛詩却把二南歸入列國而稱之為「風」，又合小雅、大雅、頌而為四詩。可見三百到了漢代，樂聲既已失傳，樂名僅有文辭上的解釋，故只好拿樂名來作為詩的類名了。

八 六義和詩樂的混一分類

毛詩大序云：「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」這顯然是本之周禮的。春官：「大師教六詩，曰風，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」但「賦、比、興」是詩的體裁，而「風、雅、頌」則是樂的類名，兩者並不相關（樂主聲音，而詩主文辭；從樂聲上聽不出賦比興來，從文辭上也看不出樂音）；乃漢人既以義理解樂（如風、風也；雅者、正也，頌者，美